

名家随笔

大地灯火

□ 万华伟



我又坐在这里。

辽阔的大地上，暮色四合。树木长长的倒影消逝，巨大厚重的轮廓，正与夜幕融为一体。飞鸟归巢，蝴蝶收敛起最后的翅膀，隐匿在草丛里。远行的人，趁着最后的一丝天光，把渐渐模糊的身影，投在同样消逝的屋舍之间。白昼的喧嚣正如潮水般退去。黑夜，这无垠的浪涛，淹没绛紫色的天空，幻成乌蓝的深渊。

一些事物隐藏着，一些事物浩荡着。一盏，又一盏，无数盏灯火正在黑夜的浩渺里闪烁，花朵丰腴、木枝清瘦，一切显现出奇异的骨感与宁静之美，仿佛有歌声在黑夜的大地上升起，很远又很近，却清晰地回响在我的耳畔。往事如落叶缤纷，我的眼睛不觉已然湿润。温暖，又开始在心头流溢，我仿佛听见血液流动的声音。这大地上的灯火，在我的心间，已是一条河流，把我生命润泽，也一直照亮我漫漫的生命旅程。

多年以来，我总是梦见那个乡村的夜晚，一个8岁的孩子迷失在夜之黑暗的情景。在这之前，我已经历过无数的黑夜，却记忆一片模糊。我常常疑惑，为什么那么平常的一个黑夜，清晰而深切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，究竟向我展开了什么样的生命秘密？

上世纪70年代，看一场电影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。白日将尽，黑夜漫来，世界又是一片天地。那些白昼隐藏着的事物，纷纷出现，近在咫尺。那棵高大的歪脖树，夜晚看起来，好像一个行走的沉默幽灵，总会惊得老鸦大叫着飞起。天空中常有一枚月亮悬挂树梢，瓦顶，田野，村庄、河流，显现出从未有过的宁静。这样的景致，常让我凝视很久。多年后，才知一种叫美的事物，在那样的夜晚，已开始清晰地在我小小的心里里生长。

在徐徐降临的黄昏中，我们几个孩童嬉戏逗打，兴奋得如赴一场盛宴。喇叭一响，都安静下来。我们个子小，在最前面看不到银幕。只好爬上稻草垛。不仅可以居高临下观看电影，坐累了，还可以趴着看，捧着下巴，瞪大眼睛。

一个穿古装的女人在唧唧呀呀地唱着。我睁开眼睛抬头，不见了银幕，晒场的人都走光了。我揉搓双眼，迷迷糊糊，回头一看，同行的伙伴也不见了，只剩下稻草的气息。挂在树梢上的月亮，也没了。草丛里的虫鸣，一声接着一声。我溜下稻草垛，陡然掉落黑暗的深渊之中。我突然生出恐慌，冲黑蒙蒙的晒场喊叫一声，无人应答。一只老鸱被惊吓到了，扑棱飞出了树冠。我慌张地跑出晒场，向家的方向奔去。

远处，一朵朵绿莹莹的光，在黑暗中那么的刺眼，像让人恐惧又带魔性的花朵。这不是大人们常说的鬼火？原来在黑暗中，我迷失了方向，跑到坟场。而路旁黑黢黢的树木，在风中发出怪异的声响，仿佛一个个复活的鬼怪，正向我扑来。

突然，一阵微弱的瑟瑟窸窣的声音从庄稼地里响起，紧接着，一个小黑影窜了出来，穿过小路，钻进另一片庄稼地里去了。我近似绝望的哭声升起来，停留在夜空中，慢慢地散布开去，如一滴水，滴于汪洋。黑夜，第一次向我展开了它狰狞恐怖的一面，看不见尽头，放眼是无边无际的一片。那些生命里不曾与不曾感受到的事物，清晰而震撼。在极度恐惧的恍惚中，我忽然想到了灯火，它美好又明亮，它照亮一切，驱走让人可怕的一切。在这个寒夜里，我是多么需要一盏灯，需要亲爱的父亲和母亲，驱走黑夜的荒凉和恐怖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突然看见了一丝微弱的光束。同时，听到了喊声，把我的乳名拉得很长，尾音在空中停留片刻，又随风扬去。夜晚最清晰的是声音，随着摇曳的灯光，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，不带一点黑暗。我听出是父亲的声音，亲切又充满温暖。我知道，那是父亲寻找的灯火。我使劲地回应，眼泪再次涌出眼眶。

几年后，当我在课堂里读到了安徒生的童话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，在寒冷将要夺去她幼小的生命时，我泪流满面。老师和同学们，都很惊讶。他们根本不知道，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，不知道我也曾是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，也那样渴望过温暖的灯火。

二

我少时居住在郑道湖。这个小集镇，白日里平淡无奇，一到夜晚，无边的黑夜里，每家都亮起了一盏灯。我喜欢在这样的夜色里游荡。

父亲是卫生院医生。一到晚上，父亲就把我带到卫生院值夜班，诊桌上是一盏煤油灯。父亲的抽屉里有一个手电筒，我趁父亲不注意的时候，就偷偷拿出来玩。小手一按，一束漂亮的光束便射向远方。父亲轻轻地在我的小手上打了一下，说这东西金贵，耗电，爸爸看病用的，不能瞎玩。

老街上潮湿的空气盈盈漾漾，人与人之间，说话都带水的味道。那氤氲的气息，从来也没散尽过。卫生院派出医疗所，由医生轮值。我10岁那年，父亲派驻到一个叫花鼓桥的地方，做网点医生。花鼓桥是一个小集镇，周围衔接一些村庄，距离镇子七八里。父亲起早去，又摸黑回。代步工具，是一辆二八永久牌自行车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穿着白大褂的父亲，一年到头总有忙不完的事，无论春夏秋冬，白天黑夜。每每有病人来求医，父亲总是二话不说，骑上自行车，背起药箱，急匆匆地出门。小镇已浸入夜的深渊，我家窗口的灯盏，还孤独而温暖地亮着。常常夜里醒来，见母亲还在那里等候父亲回家。灯光摇曳，母亲的身影在墙壁上

投下一幅剪影。小街上急促的脚步声，都是奔着我而来。小孩子

头痛发热，大人犯了老毛病，都在敲打我们全家人安稳地睡眠。

半夜，邻村的张叔抱着他的孩子小山，敲我家的门。小山的母亲小个儿，身板又薄又弱，号啕哭叫：救救我的儿吧！父亲一边衣衫不整地开门，一边吩咐母亲点灯。灯火照亮了沉沉的黑夜，也温馨着患者心。我那时不懂事，多次抱怨，父亲总是笑着说，都是乡邻邻居，即使是一个陌生人，也要关照呀，何况爸爸是医生呢！后来，我们都习惯了深夜而至的敲门声。夜半就诊的人，通常是打一针，拿几包药片。这次不同，哭声不停，父亲还用上了针灸，输液瓶。天蒙蒙亮，我爬起来，站到堂屋灯下，瞅见父亲两眼打架。小山的母亲泪还未干，抽鼻子饮水。等小山睁开眼，天已经放亮。我常常想，那些被父亲救治的病人，会不会记住那个难忘的夜晚和那盏昏暗的煤油灯呢？

三

农历腊月，湿漉漉的空气，在云端上凝结成雪，一片片落下。湖面结了冰，冰上积了雪，老街内外都是雪，连渔船都嵌在了冰块里。风扬起迷离的雪，一眼望不到尽头。

一家人正吃团年饭。饭不过半，响起敲门声。老辈有早拜年的习俗，父亲乐呵呵开门，见一老一少，老的穿件绿色旧大衣，几处露棉絮。少的裹一件破棉袄，依偎在老人的怀里发抖。老的左手端饭碗，说给一口吃的吧。父亲怔在那儿，说进来吧。母亲拿两双筷子，盛来两碗米饭。父亲询问后，得知是祖孙。病死了儿子，走了儿媳，爷爷独自一人拉扯孙子讨饭。祖孙俩偎依在火炉旁，灯火映照在他们疲惫瘦削的脸庞。父亲让他们与我们同桌吃饭。我恼那小孩，抢了肉块，瞅一眼他吞咽的模样，便摔打碗筷。父亲很生气，斥责我不懂事。回头又对那老人说，大雪天的，外面冷，就留下过年吧。老人哆哆嗦嗦，欠身跪谢。父亲拦住说，礼重了，要不得，您这样，我欠心过不去。人活一辈子，都有难过的日子，多一个人，不过多一双筷子罢了。

饭后的小乞丐，还是病歪歪的样子。父亲伸手摸他脑袋，说是身体发烧，吩咐母亲烧一锅热汤，给小乞丐洗澡。父亲冒着风雪，从卫生院取回吊瓶剂药剂药片。小乞丐洗完澡，母亲为他换上我的一身干净的棉衣。服药输液后，退热不明显，父亲又用酒精替他擦身子，直到街上响起了新年的炮仗，才彻底退烧。大年初一，祖孙俩坚持要走，说大过年的，不能再麻烦你们了。父亲准备了一些熟食和卤菜，给了小乞丐药品和压岁钱，才送走祖孙。

多年以后，一个年轻人来到郑道湖，打听我的父亲。父亲说我们不认识呀。他问父亲：“您还记得有一年的除夕，讨饭的爷孙俩吗？”父亲说是有那么一件事，但还是没认出来。他泪流满面地说：在那个寒冷的年夜，是您留我们过年，给我治病。爷爷临死前，说等我有出息了，一定来感谢您！他是来报恩的，从此拿我父亲当亲人。

四

母亲有一盏灯，一盏浅绿色的高脚玻璃油灯，下面是玻璃灯座，上面是凸起的肚腹，盛有半瓶油。灯台的顶部，半个核桃状的灯口，连接一个旋纽，可以调节大小灯芯。点亮灯，放上去一个白色的玻璃灯罩，用于挡风。灯罩下面灰黄，上面灰黑。隔几天，母亲会擦一次灯罩，房内一下亮堂起来。灯下的母亲，在批改作业。夏天听窗外的纺织娘唱歌，冬天听院子的落雪。母亲守着那盏灯，等我和父亲回家。

那时候的煤油金贵，母亲总是早早催我睡觉。做完作业后，我总是偷偷地从母亲的书架上抽出一本书，还想多看会书。煤油灯被母亲拿去做家务了，没有灯，怎么办？一个念头从脑子里跳出来，到牲口棚里去。对呀，队里的饲养员张老头每晚都要点灯切饲料，我可以去那里看书。我拿起书本，开了门，向镇东头跑去。昏黄的马灯挂在矮柱上，一个少年靠在矮柱上安静地看着书。一个老人不紧不慢地将秸秆、枯草一寸寸铡碎。几头水牛或站或卧，安详地咀嚼着草料。一切都是静静的，连秋虫也都闭了声，只有“嚓嚓嚓”的铡草声有节奏地响起。

夜已很深了，我恋恋不舍地合上书本，走上回家的路。一轮圆月朗照，房屋发白，一半淹没黑暗之中，已经脱尽了树叶的杨树撒下浓黑的影子。月光下的一切显得模糊、空灵，使人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。多年后，我读到苏轼的《记承天寺夜游》：“庭下如积水空明，水中藻荇交横，盖竹柏影也”，脑海中便蓦然浮现出那晚的夜色。

父亲知道我在牲口棚里读书，他找来了一只空墨水瓶，借母亲的剪刀，仿照瓶盖剪一铁片，拿钉子凿穿一个灯芯小孔，穿上棉线，注入半瓶煤油。暮色袅上窗户，轻擦火柴，那火苗随划擦声跳出来，伸手点燃了灯芯。浸染煤油的棉线，噙的一声跳出光亮，我盯着不动，痴迷光的神奇。多少年过去了，那微弱的灯火，一直照亮在心里。正是在这如豆的灯光陪伴下，我读了一本又一本书。后来到镇上读高中，伴随我的是一盏马灯，四周用玻璃罩着，不熏鼻子和眼睛。那是父亲用微薄的水资给我买的。记得父亲把马灯递给我时，还把他手臂上的手表取下来给我，叮嘱我要好好读书，考上大学。

五

那一年，我离开家乡，在百公里外的城市读大学。寒假的头一天，落了一场大雪，又湿又冷的风吹过窗

外的

树枝，发出

凄厉的叫声。同学们

陆续离去，整座校园人去楼空。我

没有买到返程的车票，向亲戚借了一辆旧自行车，打算骑车回家。面对百公里的路程，我生出了有一种深深的畏惧，担心一天能否赶回去，万一走到半路天黑了，麻烦就大了。

大清早，骑车出了城市，沿着汉沙公路，向家乡的方向骑行。江南的雪，有一种潮湿的冷，浸入骨髓。车把像两根冰条，手指头硬得像木棍，连车把也握不住，只好下来推车步行。南国的雪不容易融化，积雪下面汪着雪水，踩上去雪塌陷，雪水溅了上来，棉鞋很快就湿透了。这样走一段骑一段，路程还不到一半，就感到又冷又饿，内心越来越恐慌，也只能咬紧牙往前骑。

出了沔阳县地界，天色逐渐暗淡下来，周围的一切开始变得影影绰绰。我知道有一条近道，可以缩短一半的行程，但要经过东荆河，那里有一片人迹罕至的芦苇荡，而且要经过一个渡口。我对黑暗偏僻的荒野，充满了某种说不清的恐惧。我莫名地想起了幼年电影散场后，一个人走失面对黑暗时的可怕景象。仿佛时光再现，面对这同样的场景，我不假思索地想到了父亲，茫茫的风雪中，仿佛有一盏父亲的灯在一个叫杨林尾的集镇子，去邮政所打了个电话，通过卫生院的值班人员，转告我的父亲，要他在渡口接我。

小镇子的店铺大门紧闭，只有一片片雪花从寥落的灯火里无声无息地落下。我敲开一家饭店的门，老板是一个中年人，一脸惊讶地问，有什么事儿？我颤抖着说出买食物的要求。老板引我坐到火炉旁，盯着我说，冻成这副模样，从哪儿回来的？我说是返乡的学生。老板叹息一声，这大雪天的，真是造孽啊！随即给我倒了碗热茶，“先喝碗热茶，待会吃点东西，雪会越落越大，早点儿回去，莫让家里牵挂。”

一碗热茶喝完，又倒满一碗，老板拿出几个馒头，用刀切成片状，围在火炉周围，一会儿，馒头便微微泛黄，好闻的麦香源源不断地涌进我的鼻子。我顾不上体面，三两口把馒头吃完，起身道谢付钱，老板连摆手，催促我赶紧上路。

在街边的自行车，落了一身雪。融化的雪，又冻成了冰。我使劲推车，把沾泥板内里的冰碴蹭出来，没走几步，里面又塞了雪泥。出了镇子，雪突然大了起来，挺立的芦苇秆被压弯成一张张弓的样子，无边无际的芦苇荡，一片死寂，雪片落下的声音，被无限地放大。恐慌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在一个拐弯的地方，自行车突然滑倒，我把车扶起，仰起头对着天空吼唱。平时，我从不敢当着众人的面唱歌，这时候，我需要借助我五音不全的嗓音，来驱散内心的恐惧。

踩路积雪的嚓嚓声，我的吼声、车轮的滚动声交织在一起，本以为这些声音能给我巨大的力量，但在没有尽头的风雪里，我突然失去了勇气，陷于一种孤苦无助的状态。一天骑行，身体疲惫到了极限。我在风雪中摇摇晃晃，就在将要倒下的一刻，仿佛看见一盏灯悬挂在上空，雪白、明亮，闪烁。前方似乎有一个声音，是父亲的声音，铿锵、坚定、有力，在茫茫雪夜，随风飘散，又随风飘来。

只要你还往前蹬，车就不会倒下！小时候的那些夜里，父亲这样告诉过我。想起这句话时，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，让我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。

渡口早已被大雪掩埋，冰河无声，黑暗辽远。

刚刚站定，便看到了一点橘黄的光，在无边的黑夜中随风闪烁。我相信，那一定是父亲举起的灯。

我大声地喊着父亲，拼命地挥手，用尽全力朝前奔去。父亲苍老的声音伴着嘶叫的风从对岸传来，我一句也没听清楚。我只知道，我的泪一个劲地涌了出来，模糊了双眼。

见到父亲的那一刻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佝偻着身子，像一棵历经风霜的老树，早已不复当年的挺拔。他的双脚不停地跺着冰冷的地面，灯被手高高擎着，如一尊雕塑。那朦胧橘黄的光在我眼前不了多远，但在这个寒冷的夜里，却照亮了我的世界。

一种深深的内疚像潮水一样漫上我的心头。在风雪中不知站了多久的父亲，已然成了一个雪人。脸冻得通红，眉毛上，眼脸上，胡须上都是冰碴。头发被雪濡湿，冷风一吹，杂乱无章地贴在头顶，有的耷拉在脸上。我看到他的身子在轻轻地颤抖，虽然他在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身体。我只是像平时一样叫了一声爸，再没有多余的话。和他默默前行。像小时候那样，我坐，父亲推。父亲奋力地推着车，拼命地往前走。望着他斑白的发梢上挂着的冰霜，已显老态的背影，方知时光如水，漂白了这曾经的黑发。我紧紧扶住自行车，就像握住了父亲以往的岁月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特意步行去了一趟东荆河，那条在梦里又宽又厚实的河流，变得又窄又浅，再不是记忆中的模样。两岸的芦苇荡还在，淹没了风雪之夜我走过的足迹。渡口早已废弃，泊着一条早已退市的渔船。我站在早不是河埠头的岸上，眺望清凌凌的水面，久久不忍离去。虽隔着茫茫又虚空的时光，却仿佛听见已在天国里的父亲在灯光里喊着我的乳名，我在风雪里，用尽力气应答。

夜，又一次从田野漫过来。遥远的郊外，一盏盏大地上的灯火又亮起来，闪烁在茫茫的黑夜里。车窗外的夜色与灯火次第掠过。我眼眶湿润，容颜已老，流逝的是岁月，不变的是这大地上的灯火。

（万华伟，湖北洪湖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，荆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，沙市区文联主席、作协主席。作品散见于全国各类文学期刊，入选多个年度选本。曾获冰心散文奖、孙犁散文奖。）

生活随笔

郝强是曾经是某中学高三（1）班的学生，从小勤奋好学，学习成绩一直名列班级的前茅。然而，造化弄人，当年高考，郝强竟然落榜了。

郝强心灰意冷，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寢食难安。老师和同学安慰他，他总是唉声叹气；父母苦口婆心地劝慰他，也无济于事。

在一个天气晴好的早上，父亲带着郝强来到锦沙湖边。正是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的季节。父亲看中了一朵最耀眼的荷花，随手捡起一些石子，放在郝强的手里，说：“你能击中那朵荷花吗？”郝强瞄准荷花，将手中的石子一粒粒扔出去，结果一粒也没有扔中。父亲感叹地说：“看准了目标，不一定能击中啊！就像考大学，看准这个目标的人不少，可是考取大学的毕竟只有一部分。如果人人能上大学，国家又何必举行高考呢？那不如直接上大学，省得花费一些人力物力和财力！”

接着，父亲又捡起一些石子放在郝强的手里，说：“这次，你不要刻意地锁定那朵荷花，随意扔扔看。”郝强再一轮扔出手中的石子，结果也没有击中目标。可是，扔出去的石子落进水里，溅起细密的波纹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闪烁着耀眼光彩。父亲问郝强：“美吗？”郝强微笑着点了点头。

父亲谆谆地开导郝强：“你看，石子落在那里，只要你以那里为目标，就能激荡起美丽的涟漪。追求人生的目标，就要像扔石子那样，不论是否达到预定的目标，周围的世界都是美丽的。”

离开锦沙湖，父亲带着郝强来到自家的稻田，稻田里的中稻郁郁葱葱，长势喜人。父亲说：“明年我准备在稻田里喂养一些龙虾，你能帮帮父亲吗？”郝强点了点头。

父亲的良苦用心，给了郝强深刻的启迪。从此，郝强开始走出生活的阴影，变得热情、开朗、充实起来。

第二年，郝强与父亲一道共同经营农田，进行虾稻连作。除了自家的十几亩稻田，还租种了亲属三十亩稻田。平日里，郝强精心喂养龙虾，科学管理田间，治虫、打药、施肥，吃苦耐劳，一刻也没有落下，白面书生渐渐变成了黑脸庄稼汉。几年下来，虾稻连作，风生水起，收入一年高于一年。五年后，郝强还与亲属一起创办了“好强”农业合作社。因为创业成绩显著，郝强多次被镇政府、县政府授予“勤劳致富楷模”“乡村致富带头人”等光荣称号。

是啊，考场失意，的确是人生的遗憾。但生活的裂缝正是阳光照进心灵的地方。榜上无名，脚下有路，通往罗马的路不止一条。往往失去的虽然是想得到的，但存在的也是需要的。生活处处是目标，只要你努力去做，你的人生就会绽放绚丽的花朵，收获丰硕的果实。

酷暑的风路着热浪穿城而过，早霞的光辉落在小村的屋顶，天蒙蒙亮，农人们已经下地了。玉米，花生，葡萄熟了，金黄的刺蓼、麻雀、布谷鸟、斑鸠、喜鹊乐翻了天……这一切都变成了我驻村的日子！

相对小暑，大暑更加炎热，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，古书中说“大暑，乃炎热之极也”。尽管酷暑炎热，这几天全乡正在开展着人居环境整治，村里落实村容村貌长效管护机制，实行“门前三包”，要求农户院前院后卫生整洁，乡里定期组织环境卫生检查，开展“五美庭院”评比活动。村干部乔粉妹子扎着头巾，带着保洁员们一起清理着坑塘的垃圾和残垣断壁，洗刷着户外小广告、乱涂乱画墙壁，户人清理着农作杂物，散养圈舍等临时搭建物。嫁给城里白姐说，每次回村看到街道路面整洁，排水畅通，前街后巷井井有条，父母们喜笑颜开，心里特别的舒暢。

“新哥，今天外地车来收葡萄，我摘几串给你尝尝。”风生（卜脱脱贫困户大展哥来村部了）

我推辞着说忙了一年，挣点钱不容易，拿回家让孩子们吃。

“前段时间，外孙女想去技术学习，你可帮了大忙，吃点葡萄算啥？”大展把葡萄往桌子上一放，拔腿就走。

阳光直视着平坦的水泥路面，路边两排观赏的桂花树、石榴，那是开春种的，已经郁郁葱葱。爱好八卦的老王哥说要是再种上翠竹，那就锦上添花“主贵”。平时，街面上是很冷清的，只有在清晨或午间的闲暇，才能看到一些穿梭的身影。上了年纪的老毛哥，等太阳把西墙的身影拉长，和几个年近的老哥凑一起，悠闲观望着外来的行人，漫无目的闲聊着，或者蹲在雨傘大的槐树下，面红耳赤地争论着走棋。

火红的太阳，晒在身上有点火辣辣的，年近七十的白婶和老伴拔着花生，双手也会渐渐地不听使唤，钻心心疼。这时候，地里浇玉米地老大和媳妇忙完了田里的活，也赶来帮她一起拔花生。人多力量大，个把时辰，田里花生秧散落了一地。

等到花生运到村部的广场上，哥嫂们就让母亲在一旁歇歇，他们就把花生一颗颗摘下来，用粗眼的竹筛顺着微风把泥土和枝叶筛掉。然后把筛干净的花生装进尼龙编织袋，用三轮车拉回家。这时候劳累一天的白叔坐在小凳上，喝着小米粥，与世无争的样子，看得出他的脸上漾着欣慰的笑意。

晌午的太阳光逐渐地强起来了，芝麻秆上的英子经过阳光曝晒，变得干燥而容易爆裂。老徐家门前的空地上，花姐和徐婶正在收油籽呢！她俩一人拿着一根木叉，弯着腰、用力地敲打着芝麻杆上的籽荚，“砰、砰”三角木叉敲下去，又弹起来。敲完了眼前的，换个地方再敲打。这样来回反复使劲地敲打，黑油油的菜籽就会完全开裂，就会连粒带壳一起掉到塑料薄膜上面。

“孩子她婶，等芝麻籽炸成小磨油了，到俺家里给你做芝麻叶面条。”花姐擦擦额头的汗，粗大的辫子沾满了叶屑，脸晒得黑红。

“中，带上你家那口，炒几个菜，来家喝几杯。”徐婶惬意地说道，心里充满了欢喜。

快半年没见那口子的花姐低着头，搓着金黄油菜喃喃自语，叹息着想啥时候能回来呢！

慈善的徐婶捋了捋头上的茄菜，安慰她说：“孩子她娘，啥啥呢，男人在外盖房爬高上梯的，挣点钱不容易，或许中秋节就回来了。”

忙忙碌碌的一天过去了，路灯亮了，村头路口，文化广场，沙河两岸，是人们纳凉歌舞的常见场所。歌曲悠扬，人们翩翩起舞，没有得失和功名利禄之争，抬头看到的，皎洁的月光和红彤彤的高粱，悄悄漫过了嘴角和脸庞。

暑后的乡村

□ 李河新